

# 愛慾錄：寫給Pussy，一封情書

你知道嗎，我用很多年的時間去學習愛你，像我用很多年的時間去學習愛自己。可這樣的愛，一旦甦醒，只幾平米的臥室，也迅速變成一片發光的海。



2021 6 13

Hector Retamal/Afp via Getty Images

半年前的一個夜晚，我打開日記，開始寫這封給pussy的情書。寫着寫着，從暢快到頻頻卡住，便將它擱置在了一旁。

直到最近，我讀到法國作家愛蓮·西蘇（Hélène Cixous）的書。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她，被教導自己的母語是蠻夷的，於是她寫：「人們粗暴地將女性與寫作遠遠隔開，正如將她們與自己的身體遠遠隔開。」

我明白了我的卡殼。我的身體，也是我失落的母語。

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，我常在寫社會里的結構、暴力與抵抗。那些議題是公共的、政治的，但也是私人的，與我的經歷相關。可不知為何，我卻很少寫她——我的身體，我的pussy，某種意義上，也是我的第一現場，我的發聲起點。而作為暴力倖存者，在大半生裏，我無法進入中文的親密關係語境，於是身體處於持續的離散。

我意識到，我與pussy的關係，就是一場從母語裏、從羞恥裏出逃的歷史。而寫情書，是我奪回她的方式。

## 1 關於你的目光裏，有最微小的地獄

還在上初中時，在莫名的、讓人心癢癢的好奇裏，我拿出手機，想要拍下你。當時的手機還沒有前置攝像頭，我笨拙地摸索，反覆地拍了好多張，終於捕獲一張帶着些許殘影的影像。

看着照片，我的第一反應是「好醜」。我不知道那樣的條件反射是從何而來的。可你是暗沉的顏色，而不是粉嫩的。也不知為什麼，意識到這一點後的我，鬼使神差地開始在網路搜索「為什麼」和「解決方案」。千禧年後期的百度引擎，許多私人小診所的廣告跳出來。私密整形，陰脣肥大症，外陰漂紅，小陰脣切割。而在貼吧裏，我第一次知道了「黑木耳」一詞。屏幕背後的人們討論着「如何削減我國黑木耳數量」，「只有性生活糜爛的女人，才會是黑的」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關於你的議論。滿屏的戲謔裏，小小的我被嚇到了，慌亂地想着「該如何向未來的伴侶解釋這件事？」「長大後，我要帶你去整容。」

十多年後，你被另一雙眼睛長久地注視。對方問：「可以讓我看看它嗎？」我不安地點了點頭。她於是俯下身來，細細撫摸着你的每一寸皺褶，和我說：「好美，好熱烈，像蝴蝶的翅膀。」

如果再往前細數投向你的目光，比如，他親吻你，像親吻聖物。毛發和毛發摩挲，帶來微微的疼與心癢並驅。而另一個你呢？他總要畫下你，作為他那少到可憐的靈感的繆斯，哪怕在我腹部絞痛、流着血時。他說，他想創作一些關於性的、聖潔的畫。你知道嗎，他總讓我想起《素食者》裏那個徒有其表的藝術家。他根本看不見你，你像一面鏡子，除了反射他的慾望之外，他的眼裏空無一物。

和我一起受難着、成長着、綻放着的你。知道我最多秘密的你。每個月都在流血的你。一想到有一天你也會垂老，我們的毛發會一起被時間染成雪的顏色，我總感到甜蜜。

再往下走，這裏，曾被粗暴地扒開。你知道的，很多事我都記不清了。十七歲的夏天，持續的抑鬱、閃回和解離，像是一種提前到來的阿茲海默。被鉗制住的那夜，行人來來去去，卻沒有一個因我的尖叫而停下。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徹骨的冷。我帶着魚死網破的決心，不惜一切地反抗。還好，最糟糕的事沒有發生。後來，每當聽聞有女孩遭遇騷擾，我總反覆地回到那個夜晚。你受的難，在人間串聯成孤絕的小小地獄。

很長時間裏，「必須要為她們做點什麼」的心願裏總有虧欠。那也是一種才成年的我，對青春期的我近乎無理的苛責——為什麼？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事之後，你卻什麼也沒說，什麼也沒做？幸好，今天的我知道了，這份勇氣並不是一種責任。

而這裏，是親吻落下最多的地方。在那之後，有時你變得好像隨着月光亮起來的海平面。潮水漫溢，從腹腔到心臟，再到百會穴。我們一起在這樣的潮境裏，抵達過許多地方。

所有的人來而去，可是今晚，只是今晚，沒有其ta人，只是我和你。上一次只屬於我們的夜晚是什麼時候？我有些記不清了。結束一段傷痛關係之後，你也像進入了漫長的冬眠。再次觸碰你的我好像有點陌生，像探索一塊失落的地圖。慢慢地，你開始回應我。

我們一起走過的人生裏，我因你而涌現的哀傷、痛苦、慾望，在觸碰時，也被一一點亮。今夜，一起重新推開那道門吧，只是我和你。

當社會將第一次窄化為初夜，只有我知道，初夜之外，還有那麼多的第一次。除了方才向你講述的，也還有，是在觸碰着你時，我才第一次那麼清晰地感受到，原來愛與死亡就好像一樣近。與你共度的「小死」裏，我們一起走過那麼多昂揚的、生無可戀的、寂寥的、愛意縈繞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。



## 2 羞恥是怎麼成為一種母語的？

第一次笨拙地與你接觸時，我以為這是一個不潔的秘密。

我們的相遇，也像地球上所有女孩和自己身體的相遇，總被男孩們以一種眼神粘稠的玩笑話說出來。凝視像一種古老的瘟疫，連一些女孩們也會說：「誰會做這樣的事，好惡心啊！」

可好惡心的到底是什麼？是身體嗎，是對她的觸碰嗎，是原來我們可以這樣擁有自己、取悅自己嗎？

青春期裏，班上被排擠的女生們，多了一些不一樣的評價。比如，「肥豬」變成了「豬看到你都射不出來」。而女孩們的衛生巾，被惡作劇地貼在黑板上。

我也開始內化那樣的聲音：關於你的慾望，都是最不潔的，是病態的，是衆矢之的。人們說，只有骯髒的女孩才會做這樣的事。於是，你的每一次歡愉，都與羞恥緊緊相依。

於是，我對我們的關係守口如瓶。可我的心裏，偷偷盛滿了那麼多瘋長的好奇：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這麼有生命力，又這麼被唾棄的事呢？

我笨拙地想要學習你的「使用指南」，可迎上的是一個奇怪的世界。影片裏，「不要」成為了欲迎還拒。女孩們極盡討好地把主體性交出去，成為可以被隨意踐踏的「牲畜」與「玩物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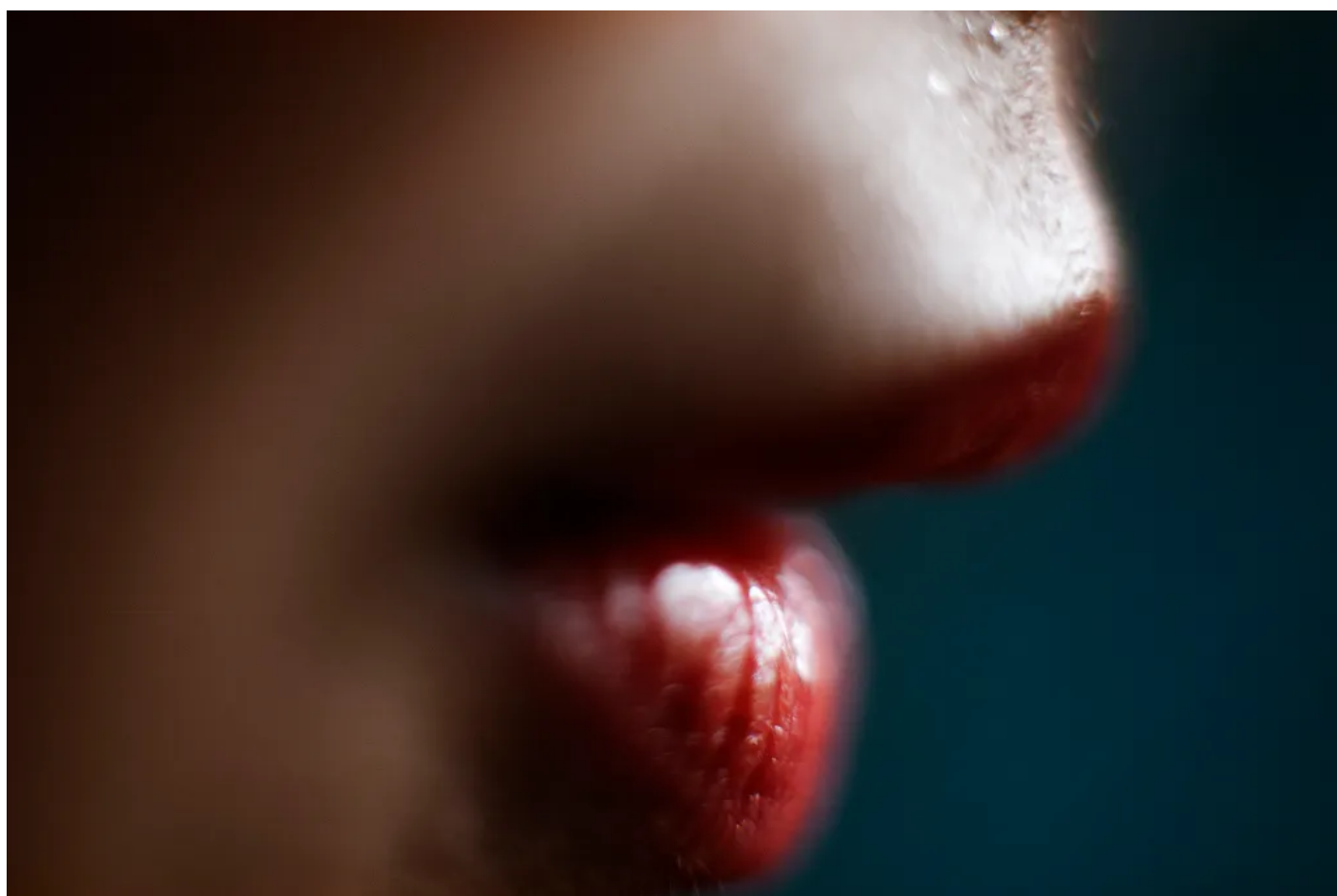
我從未與任何人討論過這些事，因而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這些影片的。但我記得，初中時，班上一個女孩的U盤被男孩借去，接着，他在投影儀上，不小心打開了U盤裏的耽美片。下一秒，他沒有關掉，而是嗤笑出來，將音量放到最大。靜得只有紙筆聲的教室裏，涌入交疊的男人的喘息。

我從習題裏抬起頭來，她的臉漲得通紅，手足無措地去奪，但身高差讓她輸得毫無懸念：「求求你，別放了。求求你。」可他只是笑，撥弄着進度條。巨大的生殖器特寫裏，她的聲音越來越哽咽。

她向他跪了下來。

風很輕的午後，她當衆跪下，為了停止播放她的慾望。而我只是在座位上看着，就感覺羞恥得好像要死掉了。

對不起，很長時間裏，我好像都不曾真正認識你。長久以來，你的存在，像是一個不停歇的道歉。所以，羞恥是怎麼成為一種母語的？





### 3 必須要從母語中出走

是的，必須。當「羞恥」成為我學習身體的母語，我遲早要從母語裏出走。長大後的我，無法看中文的影片，做中文的愛，更無法講中文的情話。強大的防禦機制裏，我野蠻地為自己套上語種隔離的罩子。那些英文的身體成了我的避難所。在他們面前，我說着用中文無論如何也說不出的話，而這大膽是如此安全。我學習着關於男性脆弱的通用語言。比如，極致的憤怒，會在慾望中坍縮成嗚咽。男人先是變大了，然後退化成嬰孩。

於是，我把你當作是權力的通行證。這權力讓我狂熱，狂熱到我從未想過你真正要的是什麼，從來沒有一種經驗告訴我那是重要的。於是，我也偶爾做了一些「氣氛都到這兒了，別掃興了吧」的愛。

你一定也記得那個清晨。天矇矓亮時，我起身喝水。聽見動靜，他湊過來，擁吻我，進入我。還沒有完全清醒的我，便任由一切發生了。接着，我的意識飄到了天花板上，向下俯瞰，像在看一場表演。

它不是侵犯。我沒有被強迫，只是身體裏的不知什麼，在阻止我說「不」。我無法說「不」，於是你不在場。

我沮喪得想哭，也不知道為何開始想，無法說出的「不」是不是其實也是女孩身體裏集體的梅雨季。想來，也許我從未真正離開過我的母語，即使我無時不刻不在日常對話裏，對最細微的平等保持尖銳，和伴侶論及女性主義也絕不退讓，即使我在他者的語言裏重建親密。



2017 9 8 Ed Jones/Afp via Getty Images

### 4 成為噁心的共謀

轉變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？去年夏天，我人生裏第一次與女孩約會。在與自己那麼相似又截然不同的身體前，一切規則都變了。而當我們來到彼此的體內，我們的身體呼吸着同一種語言。指尖是觸覺神經末梢最為密集的地方，溶洞裏，我手指腹的神經元全部醒過來。

後來，即便是和她分開後，我也常常在想母語這件事。英文不承擔羞恥的重量，不是我遭遇暴力時聽到的語言，它輕飄飄的，於是很容易重設我的自由。代價是持續處於離散之中的身體。而在母語的貼齒發音裏，羞恥成為了一團發着幽光的東西。也是在重思這一切時，我和原本只是朋友的他，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。

不知為何我們總在並肩而坐，而他的呼吸聲變得很近時，我意識到，這好像是成年後，我第一次和說着同樣語言的異性這麼近，近是指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的疊加。

接着，他從小時候講起。噙着淚水做羹湯的東亞婦女們是一座後代背上的山，我與他與山坐在一起時，昏暗的客廳裏是滿滿的舊物，潮溼的微塵和囤積味道，莫名讓人想要大吸一口。

我想着他的目光從幾歲到二十幾歲，從看着眼前的她到幻影的她。他看着她像摺疊舊衣物，在日子裏將屈辱和忍耐折了又折，他看着她並從她那裏繼承下一句又一句充滿悔的「為什麼」，然後這些「為什麼」成為神經末梢常年的針，和腹痛和微駝的背脊和進化成夜行動物。想到他看向她的眼我就有一種詭異的移情。它太平滑、太輕車熟路，像一種早就寫好的神經通路，一觸即燃。

夜是私密的，但有一天，它完全被另一個人的氣息侵奪了。他眼裏熱熱的水，汗液，他的話也常常是淌着汗的，黏膩、溫柔而又小心翼翼的絮語，坐着船漂進我的耳。接着，一整間屋子漲潮，浸泡在水中。

我觸碰着你，想着他時，想的也是他的內臟，也是黃色的綠色的食物翻滾入他的肚，被胃酸腐蝕後，說不出是撫平了還是供養了一種與傷口共生的依存。我想和更大的事物在一起，我想變成更多的形態，比如一條蠕蟲在熱土之中。這裏也會長出草木，長出食材，會被採摘，被開墾，被殖民。變成一條蠕蟲，在他的五臟六腑裏進進出出。

我想起他看向我的眼睛是布滿道歉的獵，混雜着最痛苦的、不堪的、滾燙的、一片狼藉的渴，把我一整個燒起來，燒成一個關於「噁心」的共謀。他只是看向我，便已經在為對我的喜歡而道歉。看見那樣的道歉，我馬上知道他通往家的路也是邊走邊塌陷，邊逃離邊靠近，白茫茫一片的天在下嘔吐物。我想和他在這樣的嘔吐物裏交媾，直到長出發爛的果實，軟塌塌地腐敗在熱夏。

他也會覺得自己像妖怪嗎。兩個有情慾的妖怪，真噁心。

可，能堂而皇之地噁心，真是太好了。想到可以光明正大地覺得自己是一個錯誤，我整個人都柔軟了起來。粘稠得像蛞蝓爬行過的粘液痕跡，發着幽光的羞恥，怎麼擦也擦不乾淨的羞恥啊，多髒。最髒卻也最溫柔，又或者說，最髒的才最溫柔。

我訝異於這樣的渴望，既貪婪，又平靜。

好了，我說了很多自以為是的話。所有的這些我從未向他說起，因為布滿意象的話都太輕易、太輕浮。而鄭重的喜歡往往是失語的。

英文的我很會表達愛，但在母語裏，我重新成為被恐懼攫了魂的、噤了聲的小孩。我總怕說什麼都是錯，於是，說給對方的話總好像辭不達意；寫在文章裏，自然又模糊細節到面目全非。

但我真正想說的是，我想要我們看見彼此，深深地、深深地。

接着我意識到，同樣的話，我也想，或者是更想對你說。我想要我們深深地住在這羞恥之中，蓋一間大大的房子，大到所有個人歷史裏的痛都有放心睡去的房間，大到我們一起慢慢變得安全。



2013 1 25

Jason Lee/Reuters/

## 5 成為自己的「獵物」

黑暗裏，檯燈的光幽微。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單獨見面，總有第三者，小玩具、影片或是另一具身體。可是今晚，只是今晚，我想它是隻關於你和我的。

我想，進入ta人和向自己下潛，是同一件事。那天，28歲的我才終於聽明白，我的情慾真正想要說的是，去緊緊擁抱、親吻、撕咬那語言和身體之間的鬼——總奪過我的筆、扼住我的喉的羞恥吧。把它吞進去，再吐出來。然後無盡地重複，給它徹底的、毫不遮掩的允許吧。凌晨一點我開始寫作，聽見生命之火，因你的不完美而燃燒，因我的不完美而燃燒，因我們的「罪孽深重」而用力燃燒。

寫作中，我想起你的歷史。1860年，一位法國醫生說：在世界上，被自慰這種惡習害死的人，要多過死於歷次戰爭的人，多過死於各種瘟疫的人。當時，醫學界有人認為，女性的性慾和自慰行為會導致癲癇、瘰癧等疾病，因此採用陰蒂切除術（clitoridectomy）作為治療手段。

以及你的現在。當我詢問你：「你喜歡怎麼樣的觸摸呢？」我知道，這個問題，指向的是一個永遠在流動的，僅僅關於當下的答案。一次一次，你把我帶回當下，告訴我那才是唯一的實相。

所有的這一切，都是在與你的相處裏，你教會我的。

你知道嗎，我用很多年的時間去學習愛你，像我用很多年的時間去學習愛自己。可這樣的愛，一旦甦醒，只幾平米的臥室，也迅速變成一片發光的海。

天好冷了，連同我的指尖一起。但熟悉了冰涼之後，你裹起我，溫暖我，像蝴蝶般擁住我。我的心裏升起全然的欣喜和巨大的平靜，因為源自你的熱。我想起只想被愛的那些年，為什麼都沒發現，原來你自身就足以升起這樣堅定的、不為任何人而存在的熱呢？

我會一直一直記得這樣的熱，我親手喚起的熱，只屬於我的熱，任何人都奪不走的熱。